

SHIJIE WENXUE MINGZHU

世界文学名著

飘

玛格丽特·米切尔（美）



吉林摄影出版社



世界文学名著

飘

著 玛格丽特·米切尔（美）

【第四卷】

吉林摄影出版社

第四十五章

那天晚上，弗兰克把思嘉、皮蒂姑妈和孩子们安置在媚兰家以后，就和艾希礼一起骑马出去了。思嘉几乎要大发雷霆伤心不止了。在这样的一天晚上，他怎么还要出去参加什么政治集会呢？政治集会！就在这天晚上，她刚在外面受了欺辱，而且当时说不定还会出什么事，他怎么能这么对待她呢？这个人可真自私自利，毫无心肝，当她哭着，敞着怀，萨姆把她抱进屋来时，他一直很平静，他这种态度简直把人气疯了。她一面哭，一面说事情经过。他始终都没有着急，他只慢条斯理地问：“宝贝儿，你是伤着了——还是光是受了惊？”

她当时又气又恼，一时说不出话来，萨姆就主动替她说只是受了点惊。

“他们没来得及再撕她的衣服，我就及时赶到了。”

“萨姆，你是个好孩子，我会记住你的好处。如果我能帮你做什么——”

“是的，先生，您可以送我到塔拉去。越快越好！北方佬正在搜捕我呢。”

弗兰克听他这么说，也是很平静，并且也没再问什么，弗兰克的表情很像他在托尼来敲门的那天晚上的表情，似乎这应该是男人的事，而且处理起来越少说话，越不动感情越好。

“你去上车吧，我叫彼得今晚就送你，把你送到拉甫雷迪，你暂且先在树林里躲一夜，明天一早坐火车去琼斯博罗，这样比较稳当……啊，宝贝，别哭了，事情已经过去了，也并没有伤着你。皮蒂姑妈，请把嗅盐拿来给我用用，可以吗？嬷嬷，去给思嘉小姐倒

杯酒来。”

这时思嘉又大声哭起来，这一次是生气而哭的，她需要得到他的安慰，需要他表示愤怒，说要为她报仇，她甚至希望他对她发火，说早就告诉她会出这样的事——不管怎样都行，就别这样显得平静而不在乎的样子，认为她没有遇到什么大不了的危险，他虽然表示很关心，很体贴，可就像是心不在焉，似乎还有什么事，比这重要得多。

原来这件重要的事就是参加一次微不足道的政治集会。

思嘉听到弗兰克让她换衣服，准备送她去媚兰家去待一晚上，她真的不敢相信自己是不是听清楚了。他应该知道她今天碰上这样的事有多么痛苦，现在已经筋疲力尽了，而且神经受了极深的刺激，极需躺在床上，盖上毯子，暖暖和和地休息休息，再用一块热砖头暖暖脚，来一杯热甜酒压压惊，怎么会有心思到媚兰家去待一晚上呢。弗兰克如果真爱她，在这样的晚上，无论有什么重要的事，他也不能离开她的身边呀。他应该在家里守在她身边，握着她的手，一遍又一遍地对她说，她要是真出点什么事，他也就活不成了，等他今天晚上回来，他们俩单独在一起的时候，必须要把这个想法对他说。

每逢弗兰克和艾希礼一起外出，女眷们都聚集在媚兰的小客厅里做针线活儿，气氛总是很宁静的，今晚也不例外，屋里炉火熊熊，使人感到很温暖而愉快。桌上的灯发出幽和的黄色光芒，照在四个女人光润的头发上，她们就在这盏灯下埋头做针线。四个人的裙子轻轻飘动，八只小巧的脚轻轻地搭在脚凳上，育儿室的门开着，能够听到从里面传出韦德、爱拉和小博的轻微的呼吸声。阿尔奇坐在壁炉前的一张凳子上，背对着炉火，满嘴的烟叶把腮帮子撑得鼓鼓的，他在那里仔细地削一块木头，这个蓬头垢面的老头儿和四位梳妆整齐、衣着讲究的妇人在一起，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似乎他是一只花白的凶猛的看门老狗，而她们则是四只温顺可爱的小

猫。

媚兰用略带气愤的口气没完没了地轻声叙述最近妇女竖琴乐队发火的事，在讨论下次音乐会出什么节目的问题上，妇女竖琴乐队未能和男声合唱团达成一致意见，于是当天下午就找到媚兰，宣布她们全都要退出乐团。媚兰尽全力调解，才说服她们暂不实行这项决定。

思嘉的心情仍然没有平静，听媚兰这样滔滔不绝地一遍遍讲述，几乎忍不住大喊：“去他妈的妇女竖琴乐队！”她很想详细谈一谈她自己的可怕经历，让大家分担一下她所受到的惊吓。她想告诉她们自己当时是多么勇敢，这样她就可以借自己的声音向自己证实自己当时确实是很勇敢的。可是每当她提起这个话题，媚兰就巧妙地扯到别的无聊的事情上去。这使得思嘉大为不满，差不多到了难以忍受的地步。这些人为什么都和弗兰克一样坏呢！

她刚逃脱那么可怕的一次遭遇，这些人怎么就这样平静，这样无动于衷？如果让她说一说，她会感到舒服些，可这些人连这样一个机会也不给她，真是太缺乏起码的礼貌了。

这天下午发生的事对她震撼太大了，虽然她不肯承认，连对自己也不肯承认这一点。她只要一想起黄昏时在树林附近的路上，一张凶狠的黑脸在暗处向她窥视，就吓得她浑身哆嗦。她一想起那只黑手在她胸口乱抓，如果萨姆不来，还可能会发生什么事，她就把头垂得更低，把眼睛闭得紧紧的。她坐在这平静的客厅里一言不发，一面想尽力安心做针线，一面听着媚兰说话，可越是这样，她的神经绷得越紧，她觉得她的神经紧张得随时都能像班卓琴的弦一样砰的一声绷断似的。

阿尔奇在那里削木头，她也感到不舒服，对着他直皱眉头。忽然她又觉得奇怪，他为什么要坐在那里削木头呢？一般他晚上守卫的时候，总是直挺挺地躺在大沙发上睡觉，鼾声震耳，每呼一口气都把他那长胡子吹起来。使她觉得更为奇怪的是不管是媚兰，还是

英迪亚，谁也不提醒他在地上铺张纸，免得木屑掉得到处都是。他已经把炉前的地毯弄得满是木屑，一塌糊涂，她们仿佛什么都没有看见。

她正看着阿尔奇，他忽然一转身往火上吐了一大口嚼烟叶的唾沫，声音之大，使得英迪亚、媚兰和皮蒂都跳了起来，似乎方才响了一颗炸弹。

“至于这么大声儿吗？”英迪亚说。她因为太紧张，心情不愉快，声音都有些嘶哑了。思嘉看了看她，感到很奇怪，因为英迪亚通常是比较矜持的。

阿尔奇也双眼盯着她，不甘示弱。

“我就是喜欢这样，”他顶了一句，又吐了一口。媚兰朝着英迪亚皱了皱眉。

“我就喜欢爸爸从来不嚼烟叶，”皮蒂姑妈开口说话了。媚兰眉头皱得更厉害了，她回过头来说皮蒂，思嘉还从没听见她说过这么难听的话呢。

“唔，别说了，姑妈。你真不会说话呀。”

“哎哟！”皮蒂说着就把针线活儿往腿上一撂，嘴也撅了起来。“我可告诉你们，我不明白你们这些人今天晚上是犯了什么邪。你和英迪亚还不如两根木棍好说话呢。”

谁也没理睬她。媚兰并没有因为说话太冲而向她赔不是，只安安静静地接着做起针线来。

“你的针脚太大了，”皮蒂得意地说，“全得拆下来重做。你这是怎么了？”

媚兰一声不吭，也不回答她。

她们出了什么事吗？思嘉感到很纳闷，她是不是光去想自己受惊吓而没注意到？真的，虽然媚兰千方百计想使大家觉得今天晚上和过去一起度过的许多夜晚没什么两样。可气氛却与往常不同。这种紧张气氛不可能完全是由于下午的事情大家感到吃惊而引起的。

思嘉悄悄地看另外几个人，碰巧英迪亚也在看她。她感到心里很不舒服，因为英迪亚长时间地打量她，严酷的眼神包含的不是痛恨与蔑视，而是更强烈的感情。

“看样子她以为我是罪魁祸首了。”思嘉愤怒地这样想。

英迪亚把视线又转到阿尔奇身上，刚才脸上那种不耐烦的神色已经一扫而光，用一种焦急询问的眼光望着他。可阿尔奇并不理会她。他倒是和英迪亚一样冷冰冰地看着她。

媚兰没有再说什么，屋里鸦雀无声，在静寂中，思嘉听见外面起风了。她突然觉得这是一个很不愉快的夜晚，现在她开始感到气氛紧张，心想或许整个晚上气氛都是紧张的，只是自己过于烦恼，没有注意吧。阿尔奇的脸上显出一种警惕、期待的神色，他竖着两只毛茸茸的耳朵，像只老山猫一样，媚兰和英迪亚也都是强控着不安，一听见路上有马蹄声，或悲风吹动秃枝发出的阵阵呜咽声，或枯叶在草坪上翻动发出的沙沙声，她们都要放下手中的活儿，抬起头来静听，炉火中木柴轻微的爆裂声也会使她们吃惊的，似乎听到有人偷偷走来的脚步声。

肯定是出什么事了，但她不知道到底出了什么事。事情仍在进行之中，她却一无所知。看一看皮蒂姑妈那胖乎乎的善良的脸，皱着眉，撅着嘴，就明白她和自己一样莫名其妙。但是阿尔奇、媚兰和英迪亚是知道的。在寂静之中，她几乎可以感觉得出英迪亚和媚兰思绪翻涌，犹如关在笼子里的松鼠疯狂地跳动一样。虽然她们表面装得若无其事，她们是肯定知道一些情况的，是料到要发生什么的。她们这种内心的不安也传给了思嘉，使得她也更加烦躁不安起来，她手底下一乱，就把针一下扎到拇指上，她又疼又懊恼，不由得轻轻叫了一声，把大家吓了一跳，她挤了挤，挤出了一滴殷红的血。

“我太紧张，缝不下去了。”她大声说，随手把要补的衣服扔在地上，“我太紧张了，我要大声喊叫。我太累了，我要回家睡觉去

了，这弗兰克是知道的。他真不该出去，他说啊，说啊，老说保护妇女，对付黑鬼和北方来的冒险家，现在需要他的保护了，他到哪儿去了呢？在家里照顾我吗？不是，根本就没有，他跟着一帮人东游西荡去了，这帮人全是光会说——”

思嘉气冲冲地看了看英迪亚的脸，住口不说了，这时英迪亚呼吸急促，她那没睫毛的灰色眼睛正恶狠狠地盯着她，并向她投来冷酷的目光。

“要是不太难为你，英迪亚，”思嘉用嘲讽的口吻说，“你能告诉我今天晚上为什么老盯着我，我就感激不尽了。难道我的脸变绿了，还是怎么了？”

“谈不上难为我，我很乐意告诉你。”英迪亚说，眼里也闪出了光亮。“我不愿意听你贬损肯尼迪先生这样一个好人。你如果知道——”

“英迪亚！”媚兰提醒她不要说下去，手里的活儿攥得紧紧的。

“我想我对自己的丈夫比你更了解，”思嘉说。她从来没跟英迪亚吵过架，现在眼看到要吵，就来劲儿了，也不紧张了。媚兰和英迪亚互相看了看，英迪亚勉强把嘴闭上了，但是接着又说起来，冷酷的语气里掺杂着恨意。

“你真让我恶心，思嘉·奥哈拉，你还说什么要受到保护！但没有保护，你压根不放在心上！否则这几个月你就不会那样东奔西走，招摇过市，惹得那些陌生的男人为你着迷了。今天下午的事全是你自找的，如果有公理的话，这就算便宜你了。”

“英迪亚，快停住吧！”媚兰说。

“让她说下去，”思嘉说。“我听了很高兴，我早就知道她恨我，但是她太虚伪，不愿承认。要是她觉得有人会迷上她，她就会从早到晚光着屁股在街上炫耀。”

英迪亚气得一下子站起来，她怎么受得了这公然的侮辱，她那瘦削的身子不停地发抖。

“我就是恨你，”她用颤抖而清楚的声音说，“过去我不说，并不因为我虚伪，你因为不懂礼貌，又缺乏教养，你怎么会明白。我是想到如果我们大家不抱成一团，把个人恩怨放在一边，那就不可能战胜北方佬，可是你——你——你却处处败坏正派人的威信，弄得一个好丈夫抬不起头来。让北方佬和那些无赖讥笑我们，污蔑我们，说我们没有教养。北方佬不知道你压根儿就和我们不是一条心。他们呆头呆脑的，没意识到你这个人根本是没有什么教养的。你到树林子里去乱跑，惹得那些黑人和下流白人对你下了手，今后他们也就会对城里所有的正派女人下手的。你还给我们那些男人带来了危险，因为他们不得不——”

“英迪亚！我的上帝呀！”媚兰说。思嘉虽然还在生气，对媚兰这样随便呼唤上帝还是感到吃惊。“你万万别说！她不知道啊，而且她——你千万别说！你答应过——”

“孩子们，别吵了！”皮蒂姑妈嘴唇颤抖着在一旁哀求。

“我不知道什么？”思嘉也站了起来，她气愤到极点了，眼睛直直地望着冷酷的怒不可遏的英迪亚和在一旁苦苦恳求的媚兰。

“你们这帮蠢货？”阿尔奇忽然用轻蔑的语气说。谁也还没来得及斥责他，只见他把披着灰发的头一扬，猛地站了起来。“外面有人来了。不是威尔克斯先生。你们都别嚷嚷了！”

还是男人说话管用，那几个女人站在那里，都不吭声了，脸上的怒容也很快消失了，都看着他向门口步履蹒跚地走去。

“谁呀？”没等外边的人敲门，他就问。

“巴特勒船长。快打开门。”

媚兰飞快地朝门口扑去，她的裙子飘得很厉害，膝盖以下的裤腿都露出来了。阿尔奇的手还没摸到门把手，她就一下子把门打开了。瑞德·巴特勒站在门廊上，黑呢帽低低地压住眼睛，狂风把他的披肩吹得左右翻腾，发出啪啦啦的响声。此时，他也顾不上客气了，他既没摘帽子，也不和别人说话，只盯着媚兰一个人，也不招

呼一下，就径直向她说起话来。

“他们在哪里？快告诉我。这是生死攸关的事。”

思嘉和皮蒂姑妈都惊呆了，她俩面面相觑，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英迪亚像一只老瘦猫，一下子跳到了媚兰身边。

“什么都别告诉他，”她匆匆说，“他是奸细，他投靠了北方佬！”

瑞德连看都不看她。

“快说吧，威尔克斯太太！也许事情还来得及。”

媚兰似乎吓傻了，两眼直直地看着他的脸。

“究竟是——”思嘉刚刚要说话，就被打断了。

“住嘴，”阿尔奇厉声喝道，“媚兰小姐，你也不用说了。你他妈的滚，你这个该死的投敌分子。”

“不要这样，阿尔奇，不要这样！”媚兰喊道，她一面说，一面把一只颤抖的手放在瑞德的胳膊上，好象是要保护他，怕阿尔奇动武。“出了什么事？你是——你是怎么知道的？”

瑞德黑黑的脸上显得很不耐烦，可又不能不顾到礼貌。

“我的天哪，威尔克斯太太，他们从一开始就受到怀疑了，只不过他们干得还算巧妙，才拖到今天晚上。我是怎么知道的？今天晚上我和两个醉醺醺的北方船长打扑克，是他们泄露出来的。北方佬知道今天晚上要出事，他们就做了准备。那些傻瓜上了别人的圈套了。”

一瞬间，媚兰好像被什么东西重重地打了一下，站立不稳，瑞德连忙伸手扶住了她的腰，她才没有摔倒。

“别告诉他！不要上他的当！”英迪亚叫喊道，一面恶狠狠地看着瑞德。“你没听见他说吗？他刚才是和北方军官们在一起呢。”

瑞德还是看也不看她，他的眼睛死死地盯着媚兰煞白的脸。

“告诉我，他们上哪里去了？他们有开会的地方吗？”

思嘉虽然心里害怕，并且不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她看得很清

楚，瑞德板着脸，丝毫没有一点表情。但媚兰很明显看出了一点什么，使她感到可以信赖，于是她摆脱了瑞德的胳膊，直了直她那瘦小的身子，用颤抖的声音低低地说：

“在迪凯特街旁边棚户区附近，他们在原先沙利文农场的地窖里碰头——就是烧得很凶的那个农场。”

“谢谢。我立刻赶去。北方佬要是来了，就说你们什么也不知道。”

他飞奔出去，拖着黑披肩消失在黑夜之中，屋里的人一直到听见外面石子乱迸，剧烈的马蹄声疾驰而去，方才意识到他的确来过这里。

“北方佬要到这里来？”皮蒂姑妈叫道，她两脚一软瘫倒在沙发上，吓得连哭都不敢哭了。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他问的是什么意思？你们要是再不告诉我，我就要发疯了！”思嘉一把抓住媚兰拼命地摇，似乎使劲摇就能从她嘴里摇出答案来。

“什么意思？意思就是艾希礼和肯尼迪先生或许就死在你手里了！”英迪亚虽然因为担心而痛苦万分，可说话的声音里却带着胜利者的语调。“快别摇媚兰了，她快晕过去了。”

“不会，我不会晕的，”媚兰小声说，一面伸手握住椅子靠背。

“我的天哪，我真不懂！怎么会杀了艾希礼呢？请你们哪一位告诉我吧——”

阿尔奇的声音像生锈的门轴发出的吱吱声，截断了思嘉的话。

“坐下，”他命令道，“我叫你们都坐下，拿起你们的针线活儿，就像什么事情也没发生一样，说不定北方佬从天一黑就在监视这所房子呢。”

她们都战战兢兢地照着做了。就连皮蒂姑妈也哆哆嗦嗦地抓起一只袜子拿在手里，一面像受惊的孩子一样，睁着大眼看四周的人，希望有人告诉她这是怎么回事。

“艾希礼在哪里？他出了什么事，媚兰？”思嘉叫道。

“你丈夫在哪里？你就不关心他吗？”英迪亚的灰色眼睛象喷射着疯狂的毒焰，两只手不断揉搓正在缝补着的那条旧毛巾。

“英迪亚，别说了！”媚兰恢复了讲话的声音，但从她那吓得苍白的脸和痛苦的眼神可以看出她也是极力勉强支撑着。“思嘉，也许我们早就应该告诉你，可是——但是你今天下午遭了那么大的麻烦，所以我们——因此弗兰克就说先别——而且你又一向是公开反对三 K 党——”

“三 K 党——”

起初思嘉说这个词儿，似乎从来没有听见过，也不知道它的含义，可是接着她就尖声喊叫起来：

“三 K 党！艾希礼可不是三 K 党！弗兰克也不可能的！哦，他答应过我呀！”

“肯尼迪先生当然是三 K 党，艾希礼也是，我们认得的男人，他们都是，”英迪亚大声说，“他们都是真正的男子汉，是白人，南方人，难道不是吗？你应当为他感到骄傲才对，而不该让他偷偷地退出来，好像这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并且——”

“你们始终都知道，而我却——”

“我们怕惹你不高兴，”媚兰伤心地说。

“这么说来，他们说去参加政治集会，而实际上是去干这个去了，是吗？唉，他可是答应过我呀！如今北方佬要来了，他们会没收我的木材厂，没收那个商店，还会把他关进监狱——唔，瑞德·巴特勒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英迪亚和媚兰面面相觑，两人都很害怕。思嘉站起来，把手里的活计扔到地上。

“你们要是不告诉我，我就进城去了解，我见人就问，非要问个——”

“坐下，”阿尔奇说，眼睛狠狠地盯着思嘉，“我来告诉你，你

今天下午出去乱跑，遇上麻烦，这是你自找的，就是因为这个，威尔克斯先生和肯尼迪先生还有另外那些男人今天晚上就都出去了，他们要去宰了那个黑人和那个白人，假如能抓住他们的话，还要把棚户区连窝儿都端了，如果那个投敌分子说的是实话，那就是北方佬起了疑心，他们不知怎么得到了消息，派了兵埋伏在那里。我们的人就上了圈套。要是巴特勒说的是谎话，他就是个奸细，他会去报告北方佬，我们的人还得让他们打死，他要是真的告发了，我就把他杀死，即使我自己活不成了，那也无所谓。他们要是不死，谁都得赶快离开这里，到得克萨斯去，在那里销声匿迹，或许永远不能再回来，这都是你的过错，你的手上沾满了血啊。”

从媚兰的脸上可以看出，她现在不再害怕，而是生起气来。她注意到思嘉慢慢地懂了，而且脸上立刻就显出了恐怖的神色，就站起来，把手搭在思嘉肩上，正颜厉色地说：

“阿尔奇，你再说这样的话就给我出去，这不是她的过错，她只是做了——做了她认为觉得应当做的事。我们的先生们也做了他们认为该做的事，人人都是这样，该怎么做，就得怎么做，我们的想法不同，做法不同，因此不能——不能拿我们自己的标准来衡量别人，你和英迪亚怎么可以说这样难听的话呢？也许她丈夫和我丈夫都——都——”

“听！”阿尔奇轻轻打断了她的话，“都坐下，有马跑的声音。”

媚兰坐在一把椅子上，拿起艾希礼的一件衬衫，把头一低，不知不觉地把褶边撕成了碎条。

马越来越近了，蹄声也越来越大。还能听见马具的碰撞声和嘈杂的人声，马蹄声在房前停止了，接着一个人的声音压倒了其他人，他下了一个命令，屋里的人就听见脚步声穿过侧面的院子，奔后面的过道去了，这时他们觉得似乎有一千只恶毒的眼睛正从前面没有遮挡的窗户往里面看，她们四个人心里很怕，却还要低着头，一本正经地做针线，思嘉不断地在心里大叫：“是我害了艾希礼！”

是我害了他！”在这疯狂的时刻，她连想也没想到她也许还害了弗兰克呢。她脑子里顾不上想别的，只有艾希礼的形象，他倒在北方佬骑兵的脚下，他那漂亮的头发沾满了血。

门口传来一阵粗暴急促的敲门声，思嘉看了看媚兰，发现她那紧张的小脸上有了一种新的表情，和她刚刚看到的瑞德·巴特勒脸上的无动于衷的表情完全一样，那是一个打扑克的人手里只有两张两点的牌却还要镇住人时脸上不动声色的样子。

“阿尔奇，开门，”她平静地说。

阿尔奇把短刀往靴筒里一插，把腰带上的手枪解开了扣儿，一瘸一拐地走到门口，把门开开。皮蒂姑妈一看门廊里挤着一个北方佬军队的队长和几个穿蓝军装的士兵，就大叫了一声，好像一只耗子发现捕鼠器的机关压下来了一样，可别人都没有说话。思嘉发现她认识这个军官，于是稍微松了一口气。他是汤姆·贾弗里队长，是瑞德的朋友，她曾经把木材卖给他盖房子。她知道他是个正派人。既然他是个正派人，也许不至于把她们关到监狱里去。他也立刻认出思嘉，于是摘下帽子，鞠了一个躬，感到有些难为情。

“晚上好，肯尼迪太太，你们哪一位是威尔克斯太太呀？”

“我是威尔克斯太太，”媚兰答道，说着便站了起来，她虽然身材矮小，却显得很庄重。“我有什么事值得你们闯到我家里来吗？”

队长的眼睛很快地扫了一遍屋里的人，在每人的脸上都顿了一下，接着又把视线从人们的脸上转到桌上，转到帽架上，似乎要看看屋里有没有男人的痕迹。

“如果行的话，我想和威尔克斯先生和肯尼迪先生谈一谈。”

“他们不在，”媚兰说，声音不大，却极为冷漠。

“你可以肯定吗？”

“威尔克斯太太说的话，你就不必怀疑了。”阿尔奇说。他的胡子也翘了起来。

“对不起，威尔克斯太太，我不是不尊重您。假如您能作出保

证，我就不搜查了。”

“我可以保证，但是你要是想搜就搜吧，他们进城到肯尼迪先生的店里开会去了。”

“他们没在店里，今天晚上没有会，”队长板着脸说，“我们要等在外面，直到等到他们回来。”

他微微鞠了一个躬就走了出去，顺手把门也关上了，屋里的人听见外面有人以严厉的语气在下命令，因为有风，听不太清楚，好像是“包围这所房子。每个门窗站一个人，”接着是纷乱的脚步声，思嘉模模糊糊地看见一张张留着大胡子的面孔在窗外望着她们，心里感到非常害怕。媚兰坐下来，顺手从桌上拿起一本书。她的手并没有发抖，她拿的是一本书名是《悲惨世界》的旧书。过去联盟的战士最喜欢。他们就着篝火的亮光读这本书，还认真而风趣地称之为“悲惨的李将军”。她从中间跳开了一页，就用清晰而单调的声音念起来。

“缝啊，”阿尔奇又压低嗓子小声给她们下了命令。三个女人听见媚兰那冷静的朗读声，情绪也镇定下来。拿起她们的活计，低头缝补起来。

媚兰在四周有人监视的情况下到底念了多长时间，思嘉一直不知道，只觉得好像有几个钟头，媚兰念的什么，她一个字也没听进去。她现在不光想着艾希礼，也开始想到弗兰克了。他今天晚上显得很镇静，原来是这个原因啊！他允诺过她，说不再和三K党发生任何关系，当时她就是怕出这样的事啊！她一年来辛辛苦苦取得的成果都要付之东流。她奋斗，她担忧，她风里来雨里去，现在全都白费了，谁又会料想到弗兰克这个无神的老家伙会去参与三K党的莽撞行动呢？此时此刻，说不定他已经死掉了，即使没有死，北方佬抓住他，也会把他绞死。还有艾希礼，也是相同。

她两手紧紧攥在一起，指甲掐着手心，掐出了四个月牙形状的红红印子，艾希礼有被绞死的危险，说不定都已经死了，媚兰如何

还能平心静气地在这里没完没了地念呢？但是媚兰用冷静、温柔的声音读到冉阿让的悲惨遭遇，使她有所感受，因此她也镇定下来，而没有跳起来喊叫。

她回想起托尼·方丹那天晚上来找他们的场景，有人追赶他，他已经跑得筋疲力尽，又身无分文。如果他没有及时跑到他们家，拿到钱，换上一匹马，那早就被绞死了。弗兰克和艾希礼要是现在还没死，他们的处境就和托尼一样，或许还会比他更糟，房子已被军队包围了，他们要是回来拿钱，拿衣服，就肯定被抓住。说不定这条街上所有的房子都有北方佬军队监视，那他们也就无法找朋友帮忙了。可是也说不定他们现在正连夜向着得克萨斯使劲飞跑呢。

可是瑞德——也许瑞德及时赶到他们那里了。瑞德总是随身带着很多钱。他可能借给他们一些钱，让他们度过难关，但是这很奇怪。为什么瑞德要自找麻烦，关心艾希礼的安全呢？他肯定是不喜欢他的，肯定地说过他鄙视他，那为什么——这个心中的迷又使她为艾希礼和弗兰克的安全担忧起来。

“哎，都是我不好！”她痛心地责备自己，“英迪亚和阿尔奇说的是对的，都是我不好。可我从来没想到他们中哪一个会糊涂到这种地步，去加入三K党呀！并且我从来也没想到我真会出什么事。但是我也不能不这么干呀。还是媚兰说得对。人就是这样，该怎么做，就得怎么做，我得赚钱！就该维持那两个木材厂。现在看来，可能都保不住了，不管如何，还是我自己不好！”

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后，媚兰的声音开始发抖，渐渐变小了，终于听不见了，她回过头来盯着窗户看，似乎没有北方佬军队隔着玻璃往里面看。另外几个人抬起头来，见她在倾听的样子，就都竖起耳朵听起来。

外面有马蹄声，还有歌声，因为门窗紧闭，再加上有风，听不太清楚，可是还是能听得出来，唱的是人们最厌恶的一支歌，是歌颂谢尔曼的队伍的——《横扫佐治亚》——那唱歌的不是别人，而

是瑞德·巴特勒。

瑞德刚刚唱完头一句，就有另外两个人的声音，也是醉汉的声音，跟他大嚷起来。那两个人气呼呼地胡说，说起话来结结巴巴，含含糊糊。贾弗里队长在前面的过道里下了一道简短的命令，接着就是一阵纷杂的脚步声。在这之前，屋里的几个女人已经吓得面面相觑，因为她们都听出来了，和瑞德争吵的那两个醉汉就是艾希礼和休·埃尔辛。

前院小路上的喧闹声越来越大了，有贾弗里队长简短的盘问声，有休那掺杂着傻笑的尖叫声。瑞德的声音深沉而急躁，艾希礼的声音很奇怪，很不自然，不断地喊：“见鬼了！见鬼了！”

“这不可能是艾希礼！”思嘉暗自想道。她感到不可理解。“他是从来不喝醉的，还有瑞德——他是怎么回事？他如果醉了，就越来越安静，从不这样喊叫。”

媚兰站了起来，阿尔奇也跟着站了起来，他们听见队长喊道：“这两个人被捕了。”阿尔奇马上抓住枪把子。

“不要这样，”媚兰坚定地轻声说，“让我来。”

这时媚兰的脸上的表情，和那天在塔拉她手里无力地握着沉甸甸的战刀，站在最高的一级台阶上，看着下面那具北方佬尸体时的表情是一样的。一个温和、胆小的人在环境的驱使下会变得象雌老虎那样警觉，那样凶狠，她一把开开了前门。

“扶他进来吧，巴特勒船长，”她用清楚的声调大声说，里面还夹杂着非常不满的情绪，“我看你们又把他给灌醉了，快扶他进来。”

在漆黑的院子里，北方佬军队的队长在风中喊道：“对不起，威尔克斯太太，你丈夫和埃尔辛先生被捕了。”

“被捕？为什么？就因为他喝醉了酒？如果在亚特兰大凡是喝醉了的人都得被捕，那整个北方驻军就得永远待在监狱里了。还是扶他进来吧，巴特勒船长——假如你自己还能走得了路的话。”